## 对 语

李子恒

2020年4月18日

## 因由

必要分裂两个我了,已是太久久地寂寞无人付心交语。又有谁可相诉,又有谁与应答呢?自生一个渴想吐白心声的灵魂,收拢着细纤缭绕的烦思,点点理束,有源来而无终竟,都流去向渺茫的大海。向未名的人写信,无有期求太不可能的回音,如往前无以自答的许多的自问。可除却我,谁更能解我忧惑?不自期,衍出又一客体的灵魂,接纳本我所有的情感的流,水泊渐积,成河成湖或成海,自甘自苦,自可回溯,逆涌洄游。感同了所有心相交杂的情态,反观了所有痴嗔爱怨的由来,这颠翻覆涌的内在,原来是我,怎可是我,必然是我。

近来,读到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,心善于书信体的写作方式,且无论我是否有笔友这回事,试将日之所感后之所思写入信中,再向某位慢慢叙来,他必知我甚详,通晓我隐秘于字间的种种无可告人,所以,可不必顾忌地兴笔畅言,或多胡乱鄙薄之思亦堪展露。又作别想:若是写向自己,更可通明无误,以日记体写录有何不可?确实,此前记过类同日记的随篇,像是四下漫流的洇水,难寻脉络。许多无来由的思怀,不需自我解释,就这样的"儵而来兮忽而逝",不足自审自省。当我需向旁人写明何我所见、何作此想,必当梳理逻辑、辨析因果,费一番努力将自己看清,才能平白晓畅地达意,脱离本位而旁观,一点点搭建异别于主观自视的样貌。

接下去,会有怎样的路程,不作预想,且行一行吧。

## \_0\_0

(年末或有以作结)。

## 四月十六

王:

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,不确知你是否姓王,或真否有你这么一个人。借"王"来称你是本着敝姓"李",此外"王"有更高概率可能作你的姓。且不管此无紧要的事,需再论你的性别,依我所想:若你为男性,向你吐诉情感的细腻心思太显矫情;若你为女性,倘使大谈对另些女子的倾慕,又该怎样的不识趣。故而让我脱越从性别有可引发的愚见,只作两个意识体的交互。今次从简单的认识始,不涉具象的话题。

我呀,实非一个爽落的人,在之后的交往中你会有真切地感受。源自根深的不自信,那种从顶至踵、由内及外的可称全面的自我否定,频繁而又下意识在样貌与智识上进行自我打击。如此确信我是这样一个微末的人:立污灰之上尚无以显亮,伴尘埃而列亦不能出兀。所以,你莫要讶异今后我在种种强烈的渴盼之后仍难抉择而退舍的怯弱。自明了自己的这种性格后,常常陷入忧烦中,这忧烦随时日生长渐渐占有了我所余全部空暇的思想,当我忙完生计和偶尔的兴致后,在平静的环境中放松心神,就会突然的有一股悸动,继而类似绝望的悲绪那么一点点地蔓延开来。你能明白这种感受么,像是内里毫无预兆地被攻破,侵入者肆无忌惮的劫掠美好的留存。啊这些本已无多的遗珍至宝。我常常是这样的自哀,请不要因为我的悲观性情而轻蔑我。快乐并非不亲近我,只是我心甘清醒的苦楚,谁又能认同这有如自虐的作为。我告诉你的,你理解也好,费解也罢,但万望你今后能就此追迹我一切行为所暗蕴的来自心灵驱使的蛛丝。

你瞧,我又表现地一点也不为人考虑的自说自话,我希望你了解我,却也未明明白白地坦露造成我这种特性的缘由。所以,让我作个野生的心理医生,向你阐发对自己"病情"的分析吧。我知道,凡后所有事情的成因都能在童年寻到端倪。我的无知岁月可称幸福,在多数时候并未受过父母亲密的管束和严格的教导,向来由着性子自然发展,跟着坏孩子便学坏,那时候做过许多违离道德的事,现今依然时时让我悔疾。后来令我改变的,来自我学

龄时的实际监护人——我的大姨母,同样地,也是我哥哥的监护人。约摸在初中时期,我的学习成绩有不小的跌落,她认为是我同小伙伴娱戏过甚而误了学习,而某一次她发现我正与一些人做着危险的事,便急忙喝止了我且不让我再做同样的事,那之后,我便再未同他们玩耍了。一方面,不能让家人们过多担心,另一方面,我在爱好上面也未能与他们有共识,如此索性就一个人在一小方天地内自在。其后,像是"理所应当"的,我又学习好起来了,只我不能觉察内中有何关联,但也惯习了这样的自我规束。可幸的是,我十分安适于独自的处境,原因是我渐渐耽迷于不切实的幻想(这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出现了),那所有虚渺的期愿都在专设的梦境中活现,我多么的满足畅怀以致醒来尽是失意,这成了我此后常以狎弄的技巧。每置身于不如意的境地,便将自己与现实剥离,灵魂去往自由的国度,任其何种遭遇都不能伤损我的核心,而负面地,任何幸福快乐的情状都不会切身领受,因我早已远远的避逃了啊。这是我所以为的发病的起因。

因为悲观,造就了我完美主义的偏向,或可能是反向作用。不能尽善都是错,我偏是这样的极端,稍有差便不会称意。这般的坏脾性只是朝向自己,对旁人至多不与交往,所以我难以维持人数过多的社交,那会惊人的耗费我为存不多的自由精力,我的精神会时时地游离往臆想的美妙世界。怕自己给别人有偏已愿的失望,便从不主动予以承诺,知我的人明白我的口是心非,更多的人想是早已掉转。唉,我说过了我是这样矛盾丛生、百纠千结的一个人了。所以,我应当一个人,永远地一个人,至少在这乖违的性子得以好转之前,不能与人产生过深的牵绊,那种一起生活的牵扯。

好了,我想可以在此结束了,更多话望有机会再言。